

灯下书

高悬心上的明月

| 庐外文 |

秋月儿盈盈，秋月儿皎皎，秋月儿照耀在太湖上、照耀在梁溪上、照耀在人心上。桂香暗潜，冰轮当空，无疑是个美妙的日子。啜茶对月，难免浮想联翩。

月亮，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符号。从先秦楚文化里的虎神到寂寞嫦娥的广寒宫，从蟾宫折桂的人生追求到团圆美满的情感期许，千百年来，月亮文化注满浓浓人文情义，沉淀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里。大体来看，月亮具有这样一些意涵：

一者为美感的象征，突出为阴柔美的代表，给予人高远、柔和、幽雅、纯净的审美体验。明月、鲜花、春风又常常结合在一起，勾画出柔媚缱绻之感。“花在杯中，月在怀中”“夜月一帘幽梦，春风十里柔情”“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”。明月如梦似烟、盈亏相继的澄澈与恬淡，朗照着中国人无垠的心灵空间，凝聚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生命情感，成为中国文化的典型意象和永恒话题。

二者为乡愁的标志，特别是相思的景语，营造出怀恋、牵挂、心绪万千的幽独氛围。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“明月千里寄相思”“万里归心对月明”。望月思乡是传统文学主题，月亮成为乡愁最无言的见证。羁客旅人常常把明月作为对家乡、对亲情，特别是对爱人情思的寄托。相思之苦，惟有月明！

三者为生命永恒的表达，尤其是排解失意的寄托，赋予着思接万古、襟怀八荒的意涵。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照古时人”“春去秋来不相待，水中月色长不改”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”。夜愈黑月愈明，月亮孤悬天涯，虽盈亏常变却永恒常在，唤起人们对宇宙洪荒、生命本质的思考，感悟人生的际遇，潜藏孤寂的感伤，独享自然的宁静，回复心灵的冲和。在瞬间与亘古、在变幻与永恒间，哀而不伤，超然物外，表达留恋人生、热爱生命的深刻体悟。

在望月抒怀、借月喻志上，作为中国人的灵魂工程师，苏东坡可谓高山仰止。比如，其著名的前《赤壁赋》里记叙月夜泛舟江上观览赤壁的所见所感，其中明月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贯穿文章始终，是宁静而永恒的象征。试录一节：

苏子曰：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，而又何羨乎！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食。”

此赋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（公元1082年）的七月十六，此时因乌台诗案，东坡贬谪黄州已近三年。想来当初的苦闷哀痛、惶惶不可终日，早已时过境迁、苦中作乐。由此，历尽千帆，作者终于可以在泛舟徜徉时，由怀古伤今的悲感转化为潇洒解脱的达观。月亮，只有月亮不负托付。

一切景语皆心语。我们不妨再来看看东坡先生两年前的心境，那是元丰三年的中秋（公元1080年），彼时其刚到黄州半年。《西江月》：

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新凉？夜来风叶已鸣廊，看取眉头鬓上。

酒贱常愁客少，月明多被云妨。中秋谁与共孤光，把盏凄然北望。

怎么样，虽然逃脱一死、免除牢狱之灾，但贬谪异乡、生计艰难，其悲凉凄然溢于言表，甚至可以说近乎绝望。月亮，还是月亮陪伴左右。巧合的是两年后，也就是写了前《赤壁赋》后的一个月，又中秋了，苏东坡填了阕《念奴娇·中秋》：

凭高眺远，见长空万里，云无留迹。桂魄飞来，光射处，冷浸一天秋碧。玉宇琼楼，乘鸾来去，人在清凉国。江山如画，望中烟树历历。

我醉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对影成三客。起舞徘徊风露下，今夕不知何夕？便欲乘风，翩然归去，何用骑鹏翼。水晶宫里，一声吹断横笛。

有了七月十六赤壁江上的超然，此时的平淡恬

静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月亮还是两年前的月亮，东坡却已羽化成仙，“人在清凉国”“何用骑鹏翼”了！月亮，又是月亮不离不弃。

其实远在乌台诗案前，东坡因新旧党争，早在神宗熙宁七年（公元1074年）就外放出京了。熙宁十年八月十五日（公元1077年），他在徐州任上写下了《阳关曲·中秋月》：

暮云收尽溢清寒，银汉无声转玉盘。

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明年何处看。

此时，他与弟弟苏辙久别重逢，同赏明月，但不久就要分离，团圆的愉快转瞬就变成分别的感伤与慨叹。美好不再，前途未卜。明月，就连明月也不知人生去往何处。而说到苏辙，其实上一年中秋东坡还在密州时，欢宴填词就思念弟弟。他在词的小序中说：“丙辰中秋，欢饮达旦，大醉，作此篇。兼怀子由。”这首词就是作于熙宁九年中秋（公元1076年）、号称此篇一出余词皆废的《水调歌头》：

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！



残秋

摄影/刘国良

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
这阙词的艺术成就不必赘述。它所表达的洒脱不羁、物我两忘的追求，正是虚龄四十、略经人生波折的苏东坡看淡而未勘透的人生境界。其奇绝的想象、绮丽的语言、营造的意象，在六年后的《念奴娇》一词中再次呈现。而这其间六年，正是东坡遭受重大挫折、历经生离死别的六年。六年前的所谓平和看淡，与六年后的痛定思痛、超然物外相比较，即便不属软媚无力，也可算作无病呻吟。而这一切，惟有月亮一目了然，心知肚明。然而，更多的凶险和困厄还在前方，一个超凡入圣的苏东坡还远未锻造完成。此后二十年沧桑飘泊，不见容于当世，直到“九死南荒吾不恨”。这一切，或许只有月亮还记得。

是的，月亮应该记得。岁月悠悠，人事历历，当喧嚣归于幽僻、灼热趋向寒凉，在这清寥长夜，一轮皎月守信如约，高悬窗外。它照耀过彼时，也照耀着此刻，照见心灵期许，亘古如此。

忆林

老油坊

| 王满平文 |

我自离开家乡后，二十多年来家庭炒菜用的食用油，一直是色拉油，没有食用过木榨菜籽油。不久前，购买了一桶菜籽油，用机器榨的，炒的菜，吃起来自然要比色拉油香得多，不由得勾起我对家乡老油坊的怀念。

老油坊原是一个生产菜籽油的工厂。它青砖黛瓦，沿街的一面是灰白墙面，石条镶嵌的门框门楣，地地道道的徽派建筑。去年春节期间，我回故乡时，发现它旧时的模样没有改变多少，只是灰白的墙面剥落了不少，沧桑感更强。门楣上，多了四个字——汪同发坊。虽然我在故乡度过了快乐的少年时代。但，恕我无知，有生以来，我并不知道这个油坊的旧名——汪同发坊。倘若要追溯汪同发坊的历史，大抵在解放前了。解放后，走集体合作化道路，汪同发坊改成了公社的油坊，此后家乡人改呼老油坊，这个称呼一直沿袭到如今。

九十年代后，老油坊停办，年纪大的职工退休了，中年的职工改行。想想，心头不免有点酸楚感。往昔，老油坊一年365天中，360天都处于一种冷清的状态，只有等油菜收割罢了，热闹喜庆的场面才能应运而生，老油坊才会一舒紧锁的眉头。大约每年的五月底，天刚发白，老油坊就迎来了四乡八村的农夫，他们将装满菜籽的挑箩、木制的独轮车以及板车，早早地占据了这条冷清的街道，在老油坊门前排起了“长蛇阵”，等待菜籽定级、过磅、入库。一时间冷清的街道成了小镇最繁华的市场，老油坊内外更是人头攒聚，人声鼎沸，呈现出一片茂盛生机景象，一连四五天均是如此昌盛。收购季节过后，老油坊又复归了原本的平静。

少年时代我好顽皮，爱与小伙伴在古旧建筑物内盘桓玩耍，什么木造的钟楼、塔尖的教堂、四水到堂的古屋都捉过迷藏。但对老油坊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感。只觉得老油坊的房子单调、冷峻、高大且幽深。况且老油坊内总是人影稀少，儿时的伙伴胆小多半不敢去那里。但是，每一次路过这条幽静的街巷，都会听到老油坊内传来一声紧似一声沉雄的断喝声，我总会涌起一股按捺不住的心情，想去一探究竟。

记得，我读小学时夏季的一天，从发小家里出来，走在这条幽静的街道口，恰好又听见那沉雄的断喝声。这声音忽近忽远，雄浑有力，穿透了酷暑闷热的天气，强烈地震撼着我，给我一种向上的振奋之感。我决心造访老油坊，去寻找声音的轨迹。

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进老油坊，匆匆步过老油坊前厅内的左右厢房，循声直奔后厅。远远看见，灰暗的瓦房内，几位身材健壮的男子袒胸露乳，头扎毛巾，腰系布带，低头弓腰用手推那一合抱粗的十几米长的树木，来回地去撞击装满菜籽的木油桶。那矫健的身影，不断晃动幻化的树木，一阵又一阵撞击木板的沉闷声，使我呼吸急促，头晕目眩，给我一种生硬野蛮的感觉，令人有恍然隔世之想。而此时，一声断喝，又猛生生地把你从幻化冥想中拉出来。当惊悸之心尚未平息下来时，随之而来的，便是空气中浮动的浓浓木榨菜籽油香，这香气慢慢地浸润了我的幼小身心，浸透了整个老油坊，飘逸并充盈在街道的每个角落。

现在，家乡已辟新址重新建造了油坊，采用机器榨油。老油坊犹如一个皓首的老人历尽了沧桑，终于闲置下来。这条街道业已听不到那沉雄的断喝声，闻不到浓浓的菜籽香，原本幽静的街道更加寂静了。

想一想，人的思想真是奇怪，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，不免后悔童年对老油坊关注得实在太少，亲近太少，如同身边的亲朋好友一样亲近太少。如今，老油坊随着岁月的流逝失去了往昔风采，沉雄的断喝声已经永远平静地停了下来，怀念的思绪却慢慢打开，飘落在老油坊门前幽静的街道上，向四周弥散开来。